

世界上二十次 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英) 威廉·西摩 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22号

Decisive Factors in Twenty Great Battles of the World
by William Seymour

根据西奇威克与杰克逊出版公司(伦敦)1988年版译出

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英]威廉·西摩 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331千字 46幅插图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1-486-9/E·390

定价: 8.20元

目 录

引言	1
第1章 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1
第2章 黑斯廷斯之战（1066年10月14日）	13
第3章 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年8月）	25
第4章 耶路撒冷王国——哈丁之战的前奏	43
第5章 哈丁之战（1187年7月4日）	52
第6章 博斯沃思之战（1485年8月22日）	67
第7章 内兹比战役（1645年4月至6月）	81
第8章 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	98
第9章 萨拉托加战役：弗里曼农场之战和比米斯高地之战（1777年9月19日和10月7日）	109
第10章 博罗季诺会战（1812年9月7日）	130
第11章 林尼之战（1815年6月16日）	150
第12章 滑铁卢之战（1815年6月18日）	173
第13章 阿尔马河之战（1854年9月20日）	195
第14章 美国内战——七天战役的背景（1861年至1865年）	212
第15章 七天战役（1862年6月26日至7月2日）	220
第16章 葛底斯堡战役（1863年7月1日至3日）	246
第17章 维克斯堡战役（1863年1月至7月）	267
第18章 奇克莫加—查塔努加战役（1863年6月至11月）	291
第19章 伊散德尔瓦纳之战的背景	310
第20章 伊散德尔瓦纳之战（1879年1月22日）	316

第21章	坦嫩贝格战役（1914年8月26日至30日）	335
第22章	华沙之战（1920年8月）	355
第23章	莫边府围攻战（1954年3月13日至5月8日）	371
第24章	战争的性质和战法	389
附 图		399

第1章 扎马之战

(公元前202年)

扎马之战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后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打败了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前，迦太基已成为西地中海的主要大国。在这以后的数世纪期间，迦太基进行了频繁的征战，并把它商业帝国扩展到了北非、西班牙、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但是，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它和与之保持了几乎300年同盟关系的罗马发生了冲突。那时，罗马主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它对迦太基人距自己如此之近深感不安，而且，它对西西里岛早已垂涎三尺。所以，公元前264年，罗马发动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在战争过程中，由于在陆地和海上（这场战争主要是海战）作战的迦太基将领们没有得到国内政治家的有力支持，结果，他们的舰队被歼灭，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落入敌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哈米尔卡·巴卡在西班牙大力增强迦太基人的实力。公元前218年罗马人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哈米尔卡·巴卡的儿子汉尼拔就是从西班牙向罗马发起陆路进攻的。

汉尼拔在意大利转战16载，取得了（特别是在初期）巨大的战果，赢得了诸如特雷比亚、特拉西梅诺湖、坎尼等会战的胜利。然而，他在征战中并没有得到迦太基的大力支持。公元前207年，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率军增援，结果却在意大利北部的

梅陶罗河畔战败而死。事实上汉尼拔在被召回迦太基之前已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迦太基人还在其他战场作战，其中最重要的战场是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不久，罗马派西庇阿两兄弟（巴布利阿斯与尼阿斯，他们分别是阿非利加努斯的父亲和叔叔）前往西班牙摧毁迦太基的实力，并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起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当哈斯德鲁巴和他的弟弟马戈以及另一个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儿子）统帅的3个迦太基军团增援伊比利亚半岛后，西庇阿两兄弟随即遭到失败，并在战斗中阵亡。这场灾难后不久，罗马元老院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理智的决定，即派遣24岁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到西班牙指挥那里的军队。西庇阿随后在那里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战绩。

西庇阿曾跟随其父在意大利北部与汉尼拔作战，后来又在坎尼与汉尼拔交锋。然而，当他去西班牙走马上任时，他的军事才能还鲜为人知。不久，他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对各种作战原则，特别是对坚持既定目标、保持机动以及节约兵力等原则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他总是尽可能地做好充分准备后才进行战斗。汉尼拔是他在扎马之战中的杰出对手，但论才能，汉尼拔比他略逊一筹。尽管他的战略有时遭到非议，但从他在意大利的大多数作战表现来看，这些诋毁之词并没有多少证据。扎马之战时，西庇阿已成为第一流的军人，因而他能够发号施令。

到公元前205年，经过贝库、伊利巴和埃布罗河会战的胜利之后，西庇阿已把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并已能够返回罗马。但他深知，只有在迦太基，而不是在意大利，才能彻底打败汉尼拔。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不得不攻入迦太基本土。当他还在西班牙时，他采取了一个极端冒险而又颇有勇气的行动，即到北非访问，目的是争取很有力量的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支持，结果，他如愿以偿。另一个努米底亚的王公马西尼萨，以前曾在

西班牙为迦太基而战，这时也和罗马达成了协议。从军事角度来看，进军非洲的通路已经扫清，但在政治上，西庇阿却有许多对手。不过，公元前205年他被选为执政官，并被委派兼管西西里省。众所周知，那里将是进攻非洲的跳板。

在西西里岛时，西庇阿为了清除政治上的障碍，会见了努米底亚的使节。他从这位使节那里得知：西法克斯已经和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女儿索福尼斯芭结婚，并已废止与罗马签订的和约；在今后任何战斗中，西法克斯都将站在迦太基人一边。鉴于这种情况，西庇阿立刻采取了行动。公元前204年的春天，他率领约2.8万人（其中有2000骑兵）的部队扬帆起航，在非洲的法雷纳海角登陆。迦太基城位于突尼斯湾内，大约在两个海角，即法雷纳角和邦角的中间。即将发生的战斗是在现在的突尼斯，即埃尔卡夫—苏塞一线以北的地方展开的。这个地方虽然夏季用水是一个问题，但气候还比较宜人。

西庇阿很快得到了马西尼萨率领的200名努米底亚骑兵的援助。在乌提卡西南方向约3英里的一次战斗中，这些骑兵将汉诺将军率领下的一支迦太基军队诱入西庇阿设下的埋伏圈，使西庇阿彻底击败了这支前来对付他的军队。此后，西庇阿曾试图攻陷乌提卡，但由于那里的防御十分坚固，他采用了多种围攻方法也未能攻下。鉴于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率领的大批迦太基军队（可能有3.5万名士兵）正在逼近，同时，西法克斯正威胁着他的后方，因此，西庇阿决定在该城东部约2英里处扎寨过冬。

然而，公元前203年春，西庇阿取得了两项重大胜利。他派自己的舰队和2000人的兵力封锁乌提卡，自己则率兵南进，在马西尼萨的巨大帮助下，采取某种欺骗手段首先突袭了西法克斯的营地，继而又袭击了哈斯德鲁巴的营地。西庇阿用火攻摧毁了这两个营地，数以千计的敌人从大火中逃出时被砍杀。虽然哈斯德鲁巴和西法克斯在这场杀戮中死里逃生，但1个月后，他们又在—一个叫做大平原的地方惨遭失败。该地位于巴格拉达斯谷地，在迦

太基西南方向约8英里的地方。这两个迦太基统帅又一次安全脱逃。但西庇阿在突尼斯一带攻城掠地的同时，又派出副将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前去追击西法克斯。经过激烈战斗，他们终于擒获了西法克斯。

起初，迦太基元老院在遭到新的沉重打击后，仍然异常镇静。他们向西庇阿的舰队发动攻势，并险些摧毁了这支舰队。与此同时，他们从意大利召回了汉尼拔和马戈。但是不久，主和派在迦太基元老院里占了上风，迦太基元老院决定与西庇阿媾和。罗马人的条件非常苛刻，其目的是使迦太基沦为一个一蹶不振的非洲国家，只保持名誉上的独立。迦太基元老院接受了这些条件，并派了一名使节到罗马去签署和约。但是，就在该条约报回之前，迦太基人两次违反了停战协议，西庇阿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汉尼拔已在小莱普提斯（拉姆塔）登陆，沿海岸向哈德鲁梅（苏塞）进军。在那里他得到了从利古里亚渡海前来的马戈部队的增援。马戈因在上次战斗中负伤而死于航海途中。汉尼拔曾在哈德鲁梅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请求努米底亚的提哈乌斯王公前来协助，因此，他需要在此等待这位王公的到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汉尼拔和马戈从意大利带出来多少部队，据说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出来的“老部下”为数1.2万人，马戈的部队大约是1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雇佣兵）。汉尼拔肯定得到了提哈乌斯的援助，后者带来了2000匹马和大量迦太基兵员。汉尼拔的总兵力约有4万人。如果依托迦太基的安全基地作战，这些部队本可以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基地。

西庇阿采取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冒险行动。当汉尼拔还在哈德鲁梅时，他沿巴格拉达斯山谷向西推进，将通往他设在乌提卡的基地的交通线暴露出来。在此之前，他已火速通知马西尼萨派尽可能多的部队（特别是骑兵）前来参战。迦太基人与西庇阿媾和

之后，马西尼萨已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去了，他正忙于尽可能多地掠取西法克斯的财物。西庇阿不想在没有马西尼萨军队参战的情况下与汉尼拔交锋。通过向内地推进，他向自己的同盟者靠近了。同时，他把沿途所有的迦太基城镇无情地捣毁，从而切断了迦太基城的一个主要供给来源。

这样就出现了下面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迦太基人吵闹着要汉尼拔追击西庇阿并与之决战。几天之后，汉尼拔便应迦太基人的要求，强行向扎马推进，尽管他可能并未完全作好准备。汉尼拔在扎马作战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是谜，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是在距哈德鲁梅正西8英里的地方。

引起战斗的某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具体细节，目前仍不清楚。由于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的叙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的著作对我们搞清楚这些事件帮助不大。但人们通常接受这种说法：即汉尼拔曾派3名暗探去侦察西庇阿在扎马以西约30英里处的营地。后来这3名暗探被俘，但西庇阿在释放他们之前，同意让他们参观自己的大部分营地。可以推断，西庇阿之所以这样慷慨大方，目的就在于使这3名暗探对西庇阿的军队在士气和物质上的优势形成深刻印象。不管怎样说，这件事使汉尼拔欲与西庇阿会面。为此，汉尼拔派了一名传令官去完成这个任务。两位统帅在一个由西庇阿提出的地点举行了会谈。为了这次会谈，汉尼拔被迫把他的营地迁移到一片无水的山坡地，这使他的部队饱受干渴之苦。在谈判过程中，汉尼拔提出了令西庇阿难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这样，两位统帅离开会场，各自展开自己的军队准备交战。

很明显，这个故事很有内容，但它也留下了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例如，马西尼萨和他的6000步兵及4000骑兵是在暗探离去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到达西庇阿的营地的？波利比奥斯说在此之前，而李维却说在此之后。为什么汉尼拔要离开原来的有利位置向前开进？难道他认为在马西尼萨与西庇阿汇合之前，发动一次

突然袭击就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和西庇阿的会面上呢？或许，他知道马西尼萨已到，并感到胜利极无把握，因此在拿帝国的命运冒险之前再作最后一次和平努力？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但事实的全部真相永远无法知晓。然而，正是汉尼拔军队的奇怪调动和毫无结果的谈判导致了扎马之战。

公元前202年的10月，西庇阿与汉尼拔的军队进行了完全公平的较量。汉尼拔拥有最多的步兵（2.9万至3.6万人），而西庇阿则在骑兵上占有优势（4000至6000人）。汉尼拔还有80头战象，其数量比以往任何一次战斗中的数量都多，不过，这些大象可能只有一部分受过训练。

西庇阿采用他惯用的作战队形，把他的大军排成三列阵式，第一列为铠甲步兵，^①其后是主力兵，第三列是后备兵。他在西班牙已领教过迦太基人战象的厉害，所以决定避免将大量的步兵支队交错散布于整个阵位，而是把他们排成纵队直接布置在一线部队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自己阵式的整个纵深内留出一条相当宽的通道，以便让汉尼拔的大象在受惊奔跑时通过。为了使这种漏斗形的布阵效果更好，他缩短了铠甲步兵与主力兵之间的间隔，以避免那些大象横向冲撞。铠甲步兵支队之间的间隙由轻散步兵填补，这些矛枪手将首先参战。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沿各列战线相机待命。西庇阿的左翼是莱利乌斯指挥的意大利骑兵，右翼是马西尼萨指挥的努米底亚的骑兵和步兵混合部队，西庇

① 简单地说，罗马人各兵种的情况是这样的：“轻散步兵”是装备有投枪、箭、盾和圆盾的散兵；“铠甲步兵”是配有同样武器穿铠甲的第一线部队；“主力兵”是重步兵，他们的任务是支援铠甲步兵；“后备兵”是由精选出来的老兵组成的第三线部队（通常一个军团中有600名这样的老兵），人数相当于铠甲步兵和主力兵的一半，他们装备有刺枪、盾和胸甲；“支队”是军团的下属单位，人数在100至160人之间。

阿可能共有罗马步兵2.3万人，骑兵1500人；马西尼萨步兵6000人，骑兵4000人；可能还有努米底亚王公达卡马斯的600名骑兵。

汉尼拔的军队成份复杂，这支军队远比西庇阿的军队更难指挥和控制。为了快速突破敌阵，并使第一线步兵迅速扩大突破后的战果，汉尼拔把象群布置在部队的最前面。虽然波利比奥斯没有提到任何轻步兵，但是，汉尼拔的第一线部队是由利古利亚与高卢的雇佣兵、巴利阿里的投石兵和摩尔人的部队组成的，而后两者通常是轻步兵，可能直接在象群后充当前锋部队。第二线部队由本地的利比亚和迦太基人组成，他们将在第一线部队被突破后独立进行战斗。距第二线约200码处是有战斗经验的意大利老兵卫队，他们大部分是布鲁提亚人，将充当独立的预备队。部队的右翼是迦太基骑兵，左翼是努米底亚骑兵，两者加起来总数不超过4000人。

汉尼拔之所以组织独立预备队，并将他们部署在距二线部队一定距离以外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他在认真研究了他的对手在以往战斗中所使用过的战术，对西庇阿可能采用的进攻计划有所了解。西庇阿喜欢首先扫清对方军队的两翼，然后进行向心攻击，以铠甲步兵对突出出来的中央之敌实施包围——这种战术是他在坎尼会战中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汉尼拔把他最精锐的部队留作预备队，他做好了进行各种钳形攻势的准备，一旦前两线的部队得手，汉尼拔的预备队将对西庇阿的后备兵给予最后一击。

会战的第一阶段中有可能发生了散兵战，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汉尼拔计划首先用象群发动冲击。汉尼拔的象群冲击进行得非常糟。罗马人的号手和旗手吹起刺耳的军乐对象群进行阻拦，许多大象——它们可能没有受过良好的作战训练——受到惊吓。象群的最大受害者是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他们同时受到马西尼萨骑兵的冲击，并很快被击溃。那些冲到对方阵前的大象确实在已冲到它们面前的罗马轻步兵中引起了一阵惊慌，但这些大象尚未突破敌阵就被不断投来的标枪所驱散，有些大象穿过西庇阿

事先为它们留出的通道，消失在阵列的后方，另一些大象则向右翼逃去。莱利乌斯趁敌混乱之机向汉尼拔右翼的迦太基骑兵发起攻击，将他们逐出了战场。就这样，当会战的第一阶段结束时，汉尼拔的大象和骑兵已被打散，他的两翼已经暴露。

第二阶段的战斗出现了某种异常混乱的局面。一旦象群和骑兵被赶出战场，双方军队都向前冲击，但汉尼拔的第三线部队仍站在原地未动，因此，他们距主力部队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了。当汉尼拔的雇佣兵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厮杀在一起时，战场的相对寂静突然被多种语言的骇人呼喊声打破了。起初，西庇阿的铠甲步兵被机动能力较强的敌人打退，但他们的防线始终未被突破。在背后主力兵的呐喊助威声中，这些铠甲步兵最后终于把高卢人和利古利亚人压了回去，罗马军队很快占据了优势。

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不同，汉尼拔的雇佣兵完全未从第二线部队那里得到鼓励。这些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任凭同伴蒙受敌军的全力打击而不上前协助，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出于汉尼拔的命令，而并非由于胆怯，因为一般说来，非洲人打仗是非常勇敢的。但是，不管怎样，雇佣兵们并不喜欢他们这种做法，在忍受不住的情况下，便退向第二线寻求保护，而第二线部队拒绝接纳他们。于是迦太基人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之间发生了内讧。最后，非洲人自己也摆脱了雇佣兵向第三线退去。但汉尼拔坚持不允许他们拥进他的老兵卫队中，他命令老兵卫队平举矛枪，将退下来的部队赶到两旁。不过，在被赶出战场之后，这些退下来的部队中的佼佼者，在敌对行为中断后，似乎又被重新组织起来，并被部署在意大利老兵的两侧。

这时战斗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受到严重削弱的西庇阿的铠甲步兵正准备扩张他们击退雇佣兵和非洲人的战果，可西庇阿却把他们撤了回来。此时，战场上尸横遍野，一片恐怖景象，死伤者的鲜血流满战场。西庇阿需要暂停一下，以整编部队，汉尼拔竟让他得逞。罗马人在受到严重削弱的铠甲步兵两侧增派了主力兵

和后备兵，从而扩展了战斗队形。马西尼萨的步兵在会战中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如果他们这时仍在战场上的话（他们没有随他们的骑兵跟进），西庇阿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如果他们不在，那么交战双方的兵力几乎是相等的。可以肯定，在武器、勇气、指挥才能和决心等其他方面，双方也是旗鼓相当的。

最后，还是罗马人以稀疏的队形（这是半岛战术的萌芽）在布满血污的战场上首先发动了最后的攻势。毫无疑问，西庇阿本来有希望将敌人包围，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汉尼拔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他的所有部队陷入苦战，几乎没有机动的余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追赶迦太基骑兵的罗马骑兵返回了战场，并向鏖战中的汉尼拔部队的背后发起了冲击。汉尼拔的部队转身迎战来敌，但他们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已无获胜的希望。他们大部战死于阵前，极少数企图逃跑的人被驰骋于战场的罗马骑兵砍杀。据说在扎马会战中，迦太基人战死2万人，被俘1.5万人。罗马方面只有1500人战死，4000人受伤。

见大势已去，汉尼拔逃到了哈德鲁梅，并从那里被召到迦太基，参加与罗马军队的和平谈判。这时，迦太基在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已向西庇阿投降。汉尼拔敦促元老院接受和约。事实上，迦太基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尽管西庇阿近来饱受迦太基人背信弃义之苦，但他胜利后却显得非常宽容大度。

55年后，即扎马会战中的两位英雄被流放——他俩一个是自愿的，另一个则是被迫的——很久以后，很少有人还想到复仇，迦太基也被夷为平地。迦太基帝国生存了几乎400年，但迦太基人未能使广大疆域内的人民获益。商业使这个帝国具有一种残酷而且掠夺成性的特征。它的消亡为更高一级的罗马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以说，地中海世界的命运浸淌着从扎马战场上流来的鲜血。

扎马之战中的关键性事件是罗马骑兵的返回。就象历史上存在着其他许多“如果”，“但是”一样，人们尽可以推测，要是没有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的到来，会战的结果又将会如何。战争中的两位最伟大的统帅为了他们的未来世界进行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当时双方获胜的可能性是非常接近的。尽管罗马军队在纪律和训练方面略胜一筹，看来更可能获胜，但汉尼拔取胜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会战的关键阶段发生了作用呢？汉尼拔的骑兵仅有西庇阿骑兵的三分之二（也许还要少，如果西庇阿得到达卡马斯率领的第二支努米底亚部队的话），但他的步兵在战斗开始时却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他的大象在战斗中与步兵们糟糕地搅在了一起，他部署在两翼的骑兵似乎也未发挥很大作用。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迦太基人的左翼，提哈乌斯的骑兵数量只相当于马西尼萨骑兵数量的一半；而在右翼，虽然双方的骑兵数量旗鼓相当，但是，罗马骑兵几乎肯定比迦太基骑兵更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值得提及的事情，因为常常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汉尼拔命令他的骑兵只稍作抵抗，以便使他们能尽可能地把对方的骑兵吸引到远离战场的地方去。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的优势步兵赢得战斗的胜利。

这些他可能做到了，尽管让训练有素的步兵假装败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命令全部骑兵只进行象征性抵抗后便撤离战场对于步兵的士气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命令骑兵撤离战斗、离开战场，尽管不那么容易，但并非做不到。问题是一旦他们溜之大吉，以后的战斗结局将会怎样就很难说了。遗憾的是迦太基骑兵的命运未被记录下来，他们是被追上和被消灭？还是被禁止长时间离开战场的罗马人放弃了追击？搞清这些问题是有益的。很可能汉尼拔并没有发出特别的命令，因为将发生什么结果，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总是计划单独用步兵夺取战斗的胜利。

与骑兵行动密切相关的是步兵战斗最后阶段之前的那段战斗

间歇以及汉尼拔打算让他的第三线部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正如德国作者莱曼所提到的那样，汉尼拔看来根本没有料到要从背后抵挡骑兵的进攻，因为这些第三线部队是汉尼拔用以决胜的部队，他们一定是被用来进攻的。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战斗是按汉尼拔的计划进行的，他们的任务将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聚歼西庇阿的后备兵以及残余的主力兵。鉴于在早期的战斗中，西庇阿的主力兵几乎未受到影响，可以想象，汉尼拔象西庇阿一样需要使战斗暂停一下。

对汉尼拔的计划来说，时间是最为重要的。汉尼拔不知道罗马骑兵会离开战场多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让西庇阿获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把伤员向后方转移，并重新组织起战斗队形，这对汉尼拔是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汉尼拔在西庇阿召回铠甲部队之前就令部队前去与之交战，那将恰恰促使那位罗马将领实施他最拿手的战术，即用主力兵和后备兵合围迦太基的军队，这对汉尼拔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当西庇阿将铠甲步兵召回时，汉尼拔一定看到罗马的主力兵虽然参加了战斗，但他们并没有受到严重削弱。因此，将要进攻的罗马步兵几乎比汉尼拔的老兵卫队强大一倍。所以，汉尼拔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听任战斗暂停下来，并收容第一、第二线部队中的幸存者充实自己的部队。这种情况对西庇阿来说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汉尼拔对他的骑兵下了什么命令，西庇阿的骑兵都会明白他们不能离开战场太久。

这样，到了第二阶段末尾，汉尼拔的失败已成定局。对他来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在罗马骑兵不可避免地回到战场之前他还剩多长时间。波利比奥斯说，他们“在紧要关头顺应天意地到达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罗马骑兵的返回是扎马会战中的决定性事件，无论西庇阿还是汉尼拔（他更不可能）都无力左右这件事。无论多么伟大的将领有时也需要运气。在汉尼拔的最后一次会战中，他成了弃儿——因为在扎马，命运之神捉弄了他。

会战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一个失败的指挥官（几乎肯定地说，也包括胜利的指挥官）所无法控制的因素，扎马之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较好的例子。在激烈的步兵战斗中，罗马人的胜利来得十分勉强，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关键时刻罗马骑兵幸运地返回了战场。

图 1 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图 2 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第2章 黑斯廷斯之战

(1066年10月14日)

忏悔者爱德华死于1066年1月5日。他死之后，贤人会议（又称咨议会）选举韦塞克斯伯爵哈罗德·戈德温森为英格兰国王。然而，他登基坐殿显得很硬气，因为他既没有王族的血统，又没有势力很大的麦西亚伯爵和诺森伯里亚伯爵的支持。而且，还有两位外国王公认为自己对英格兰王冠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表示绝不退让。

1042年哈迪卡纽特国王死后，丹麦对英国的统治遂告结束。但是，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一世却声称，根据他与哈迪卡纽特之间的协议，他应有权继承王位。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试图从忏悔者爱德华手中夺取王冠。事实上，他的继承人哈拉尔三世正等待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格兰。

诺曼底公爵威廉要求继承王位的理由稍微充分一些。由于他姑祖母埃玛的关系，他与爱德华是嫡表兄弟。完全有理由认为爱德华流亡诺曼底时，曾允诺由威廉继承王位，虽然他无权那样做。而且，当哈罗德的船在法国海岸遇难，他本人被无耻的潘索伯爵囚禁时，威廉救了他，并十分尊重和友好地对待了他。哈罗德被诱立下誓约：在爱德华死后，不反对威廉继承英格兰王位。

在以上两个王位争夺者中，首先入侵英格兰的是斯基的纳维亚的巨人哈拉尔三世。英格兰国王曾认为更大的战争威胁来自诺